

摘 要

纵观西方社会认同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关于社会认同的讨论存在着个人或群体两种研究取向,而它们都是以身份类别为基础的。

社会认同理论传入我国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社会现象的研究当中。对即将成长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主体力量的“80后”社会认同进行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有关研究自“80后”这一称谓走入公众视野便开始出现。笔者经过大量的文献查阅发现,学界对于我国“80后”新生代社会认同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①研究热度高,但相关概念尚未厘定清晰;②研究视角宽泛,但不成体系;③现象描述多于机理研究;④研究方法呈现多样性,但质性研究仍显不足;并提出应从行动目标的角度积极建构我国“80后”新生代社会认同。

由于研究的需要,笔者从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互构性角度对社会认同进行了二维分析:首先,任何形式的认同都是通过身份认同这个自我扩大与自我设限的过程来实现的。其次,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观认同,而社会认同主体因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会表现出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的特征,即社会认同具有价值取向性。第三,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具有互构性关系。基于此,笔者将社会认同各种分类都纳入到了先天-后天,存在性-拥有性,本质倾向-构建倾向和社会历史文化四个向度当中,而在实际调研当中,为了方便资料分析,系统地呈现我国“80后”的社会认同现状和特点,并使之具有代表性意义,作者又操作化地提出了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身份认同、生活认同、意义认同、道德认同四个分析维度,它们具有“基础-现实行动-意识形态-更高意识形态要求下的现实行动”的内在逻辑关系。

在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和预调查之后,通过多阶段的立意配额抽样,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针对“80后”社会认同与社会建设参与的实地调研,笔者亲身参与了北京、哈尔滨、兰州、青岛、廊坊、新乡、安阳这七个北方城市的任务。研究发现,我国“80后”社会认同存在一致性较高的方面,同时也有反思和批判,具有建构性,社会比较多元性以及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的矛盾性,此外,其道德认同还具有应急性的特点。

探究我国“80后”社会认同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从成长经历的客观环境和主体当下所面临的现实情境来看,它主要受到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地区社会环境、家庭关

系环境、校园文化环境在内的主体成长环境因素，以及包括自身社会化的阶段性任务、社会比较、媒体宣传影响等在内的需求满足状况的影响。

根据李友梅“社会认同三大支撑领域”理论，由于社会认同的成功建构有赖于它的三个基础支撑体系功能的相互匹配，所以从中观层面来看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建构，首先应当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着力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同时，还应当在意义系统中进一步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性作用；此外，在社会组织中大力发展我国公民意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

关键词：“80后”，社会认同，质性考量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western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discussion about social identity can be seen, the discussion about social identity has two research orientation about individual or group , that they are all based on identity category.

Sinc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introduced into China ,it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all kinds of social phenomenon in the study . It has a very important meaning for the social identity study on Post 80 that upcoming growth for the major force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career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ince the Post 80 this appellation ,Walk into public view after began to appear After extensive literature refer to find: For our Post 80 academic study of Cenozoic social identity," show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1) the research, but the concepts of high fever has set clear. (2) the research Angle, but they don't make a broad system; (3) than phenomenon description mechanism research; (4) present diversity, but research method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till shows insufficient; And proposes the Angle of action or goals in our "about creating an Post 80 Cenozoic social identity.Because the research needs, from the soci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mutual constitutive sex Angle of social identity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or the research needs, from the soci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mutual constitutive sex Angle of social identity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irst of all, any form of identification is through expansion with this self identity self-handicapping process to realize. Second, the core is cultural identity, and values approval by different social identity subject becaus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will show outside groups within groups preferenc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namely, social prejudices with value orientation sexual identity. Third, soci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will social identity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various classification congenital - later, existence - have sex, nature tend to construct tendencies and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among the four dimensions in the actual research center,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material analysis, with system in China to show the Post 80 statu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identity, and make have representative meaning, the author also put forward the operationalization of our country's Post 80 social identity identity, life identity, meaning identity, moral recognition four analysis, they have "basic dimensions - reality action

- ideology - higher ideology of real action" requirements of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In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e after investigation, through many stages of purposive sampling, task group launched a quota of nationwide Post 80 social identity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 of Beijing, participate in Harbin, lanzhou, Qingdao, langfang, xinxiang and anyang these seven northern cities task. Study found that our country Post 80 social identity have consistent place, also exist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compared with constructiveness, society and the group preferences and pluralism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roups, in addition, prejudice its moral identity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ergency.

Explor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reason on Post 80, from growing experience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 and facing the main current of realistic situation perspective, it mainly includes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by region, social environment, family relationship environment, campus cultural environment, growing environment, and main including their own socialized tasks at stage, the social comparison, media publicity influence, the influence of demand satisfaction.

According to Li Youmei's "social identity three support field" theory, because the success of soci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depends on its three basic support system functions are paired, so see our country from mesosphere social identity Post 80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elfare, should first in protection of construct perfect social support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also ought to be in our country play more meaning system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leading role; In addition, in social organization in developing our country citizen consciousness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way.

KEY WORDS: Post 80; Social identity; Qualitative study

绪 论

“80 后”是指 80 年代出生的已经成长为青年一代的有独立意识和个性的一类社会群体。于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急速转型期和断层期当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我国“80 后”新生代，已经或即将踏入社会，投入到红红火火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他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时代，看似是在“蜜罐里泡大”的，物质丰富，衣食无忧，集家庭宠爱和社会关注为一身，却仍然无法逃脱社会压力；他们看似喜欢追求物质享受和轻松娱乐，熟知各种时代新品，善于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海量信息满足精神需求，浮华背后却又面临各种交往危机；他们看似思想开放，逆反独尊，崇尚自由，却又不能摆脱依赖和对过去的怀念；他们看似冷漠懒散，缺乏责任感，却又怀有热烈的爱国情操，同时，随着自身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地提升……他们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作用。那么，“80 后”社会认同的现实话语到底是什么？他们究竟能否担当得起民族复兴的重任？随着我国“80 后”新生代逐步走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这些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

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80 后现象”是一个时代性问题，由它所引发的该群体的社会认同的探究具有切实的时代意义。从理论意义的角度来看，系统而真实地了解我国“80 后”社会认同的现状和特点，有助于为我国社会认同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提供关照，同时也是对当前我国“80 后”社会认同中观层面研究缺失的一种增补。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看，我国“80 后”社会认同的状况和特点对其参与社会建设的动力和行动取向起着十分关键的影响作用，它的成功建构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只有真实而全面地掌握我国“80 后”新生代社会认同状况，才能够正确引导和推动该群体作为新主体更加积极地关注和参与到当代中国内涵甚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从而规避社会发展风险，减少社会发展代价；同时，研究结论也可以对国家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现实参考，有利于切实改善民生，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

本文来自导师 2009 年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我国“80 后”新生代社会认

同建构与社会建设参与研究》。借鉴崔新建先生2004年使用的观点，认为社会认同的前提是身份的正当性及类同性问题。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对我国北方七个城市的“80后”青年社会认同进行实地调查访谈，希望从全国一个相对中观的层面上，深入剖析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试图整理出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内在逻辑体系，并为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建构出建设性的意见。

通过对社会认同的二维向度分析，结合大规模、深入细致的深度访谈研究，从中观层面上揭示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现状、特点和建构方案是本文的创新点之所在。具体来讲，本文通过对国外社会认同理论的梳理，提出社会认同具有身份性和文化性，由此制作了社会认同的二维向度模型；又结合国内“80后”社会认同的实际状况及质性研究设计需要，将我国“80后”社会认同操作化为身份认同、生活认同、意义认同和道德认同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通过上述问题的考量，最终得出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特点及影响其形成的要素，并在李友梅“社会认同三大支撑领域”理论的基础上，从中观层面对其社会认同的建构提出了建议。

第一章 研究前提

1.1 西方社会认同理论的发展历程

《现代汉语词典》中,“认同”指“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或“承认和认可”。认同理论来源于欧洲,identity 在英语当中就是“同一性”、“一致的”、“身份”的意思。简单地说,认同(identification)就是赞同与模仿他人或团体的态度行为,并内化为自身人格一部分的心理历程。认同大致分为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两类,它是在自我与社会的互动中构建起来的,所以并不存在纯粹的个人认同。

认同最初是个哲学概念,表示“变化中的同态或差别中的同一问题,如同一律”。在心理学领域中最早由弗洛伊德(Freud)1915年在《悲哀和抑郁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这篇论文中,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作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而提出,指个体潜意识地向某一对象模仿的过程(林崇德,杨志良,黄希庭,2003)^①。米德(G. H. Mead, 1934)则在她所写《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当中,于“主我”与“客我”的认同中建构了一个社会的“自我”,^②开创了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弗洛伊德和米德都是从微观的个体心理学方面界定认同问题的。而在符号互动论的基础上,从美国最先发展起来了“角色认同理论”(Role identity),认为个体在与其他人不断地交往中获得了特定的角色,个体依据这些角色形成自我概念,又在特定的情境中,按照特定的角色规定自我的言行。

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1940年,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在他的《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中,从心理分析和功能的角度提出了作为群体心理现象的“自我身份”(ego identity)^③,即“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埃里克森将“自我认同”等同于“认同”,即“自我同一性”,并在他的“人生发展的八个阶段”中指出,青年期(12-20岁)成功过渡到成年早期(20-24岁)的任务是完成“自我同一性”的任务,即个体在青年时期形成对身份的自觉意识,对人格的统一性以及某种理想的追求。如果不能成

^① 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心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② 吴福强.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个体组织化过程分析——一项扎根理论的应用[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10.

^③ 王莹.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功地确定“我是谁”，“我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和“我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几个基本问题，就会出现自我认同危机，导致角色混乱和随之而来的各种人生中的失败。由此，将认同进了社会心理学领域。^①

马西亚（Marcia，1980）在埃里克森“自我同一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青少年因为想要尝试不同的角色以达到美好理想，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危机”（crisis）；而青少年通过克服危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即是实现了自我认知与他人对自身评价的“承诺”（commitment）。他认为，职业承诺和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的承诺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承诺实现，完成自我同一性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②后来，马西亚（Marcia，1993）进一步将“危机”改成“探索”（exploration），形成了“探索”与“承诺”的二维分析体系，来对自我同一性进行操作化，并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上进行结构性访谈，由此发现埃里克森“人生发展的八个阶段”理论中所说的青年期“同一性与同一性混乱”危机并不是在每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都会发生的。因此，马西亚根据个体是否能够成功地从“探索”到达“承诺”，将个体同一性状态（identity status）分为同一性完成型（identity achievement），同一性延缓型（identity moratorium），同一性早闭型（identity foreclosure）和同一性弥散型（identity diffusion）四种类型：①同一性完成型，指个体经历了探索后达成了明确的承诺的状态，如“曾经我对职业选择感到困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我已经有了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这是最成熟的同一性状态。②同一性延缓型，指个体正在各种选择的尝试和探索中，还没有形成承诺的状态，如“我不知道该选择哪种职业，因为我的自我认知以及对职业的认识还不够清晰”。③同一性早闭型，指个体没有经历过探索阶段，而是由于父母或重要他人的影响，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承诺、信念的状态，如“我没有经历过困惑的阶段，我的父母认为这样的职业好，于是我这样走了下去”。④同一性弥散型，指个体没有形成稳定的承诺，也不去主动探索，如“我不知道该选择什么职业，因为我面对抉择的时候，时常会感到焦虑，即使有机会认识自己和职业，我仍然难以做出选择”，这是最不成熟最复杂的状态。^③

马西亚提出的自我同一性操作化定义为后来的很多研究者借鉴，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这种范式一直在同一性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社会认同主要有个人和群体两种研究取向，以上对于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我

^① Erikson, E. H. (1986).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erton.

^② 孙婷婷. 城乡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的比较研究——以重庆市中小学为例[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0.

^③ 郭永玉. 人格心理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370.

认同”的领域内。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泰菲尔 (Tajfel) 提出了用社会认同用来解释群体关系。此后,泰菲尔又与特纳 (Turner)、豪格 (Hogg) 等人共同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深化和发展,完善了该理论。

他们 (Tajfel & Turner, 1986) 将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进行了区分,认为个人认同是个人具体特点的自我描述,而社会认同则是一个社会类别全体成员的自我描述。^①泰菲尔 (1974) 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 (或她) 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②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具有稳固性。^③泰菲尔 (1982) 指出,社会认同包括认知、情感和评价这三种成分,即个体关于自身特定群体或成员资格的确认,个体对于特定群体的感情依恋和个体赋予该群体价值意义。^④

豪格认为,社会认同把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摆在核心的位置,特别关注社会身份的建构过程,及其对社会知觉、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造成的影响。

此外,泰菲尔、特纳和豪格等人还提出了社会认同的三个基本过程:第一,社会类化 (categorization),即个体试图把内群体 (in-group,心理上所属的群体) 和外群体 (out-group,心理上对抗的群体) 的区别最大化,以夸张而鲜明的界限完成群体归类的过程。第二,社会比较 (comparison),即个体将内群体的各个方面 (如地位、声誉等) 与外群体进行比较,以强化社会分类的过程。第三,积极区分 (positive distinctiveness),即个体选择更有利于自尊的方式,将自己的群体身份与外群体进行积极区分,以获取自尊的过程。^⑤

经过社会比较,当内群体处于支配性地位时,个体成员就会产生积极的社会认同,从而建立正向的自尊和自我概念;反之,当内群体处于从属性地位时,个体成员就会产生消极的社会认同,从而形成负向的自尊和自我概念。但是,由于个人都希望维持和提高自尊,获得积极的自我概念,因此,处于从属性地位的内群体成员就会产生某种要改变现状、获取积极的社会认同的行动策略。这种行动策略主要会受到两种主观信念结构 (subjective belief structure)——社会流动 (social mobility) 和社会变迁 (social change)——的影响 (Tajfel & Turner, 1986)。

^① Tajfel, H. & Turner J. 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S. Worchel, W.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Hall, 7-24.

^② Tajfel, H. (1974).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behaviour.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3(2), 65-93.

^③ 李友梅. 建构有效的社会认同[J]. 共产党员, 2007 (04).

^④ Tajfel, H. (1982).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1), 1-39.

^⑤ 张莹瑞, 佐斌. 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6, 14 (3): 475-480.

比如,个体如果对内群体的成员身份所带给他的社会地位不满,而群体间的边界是有弹性的和可渗透的时候,个体就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或社会关系等途径,转移到另一个支配性群体中去,即社会流动策略。这种策略力图实现的是个人而不是群体地位的改变,是个体主义策略(individualistic strategies)。

而当某些群体间的边界是刚性的、固定的和不可渗透的时候,个体如果想改变现状,摆脱自身不满的、受歧视的或者有污点的群体成员身份,就不能选择上述个体主义的社会流动策略。他们只能通过群体策略的改变,即重新界定或改变比较情景因素(如,在新维度上把内群体和外群体进行比较,改变群体品质所附有的价值,使原本消极的社会比较,觉知为积极的比较,或者选择其他外群体进行比较),来寻求内群体积极的特性,这就是社会创造性(social creativity)策略;或者是运用社会竞争策略,在显著的维度上试图逆转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相对社会地位,这就是社会变迁策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社会创造性策略关注的是群体策略,但它并没有改变群体的社会地位,“真正有对社会变迁产生积极意义的只有社会竞争策略”。而社会竞争策略只有在群体间的地位等级的稳定性或合法性遭受怀疑的时候,即从属性群体产生认知选择(cognitive alternates)意识之后,才会启动。^①

泰菲尔(1982)认为,社会认同的建立伴随着个体对内群体产生积极的偏好,同时对外群体产生消极的偏见^②。但是 Jost(2001)经研究指出,在弱势群体中,可能存在外群体偏好。^③Brewer(2007)认为,内群体偏好是社会认同产生的必要条件,但是社会认同不一定要伴随外群体偏见^④。

社会认同理论是由泰菲尔依据社会知觉方式以及对种族主义、偏见和歧视的社会认知而提出来的,最初被用于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国家、民族、宗教、语言等的心理认同的问题,到今天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族群间文化交流、组织行为等领域,从而有着较强的应用价值。

随着社会认同理论的发展,它逐渐涉及到了更多的概念: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种族认同(race identity),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dentity),职业认同(professional

^① 张丁伟.作为社会认同建构策略的本土化[D].长春:吉林大学,2007.

^② Tajfel,H.(1982).Social psychology of inergroup relation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33(1),1-39.

^③ Jost.J.(2001).Outgroup favoritism and the theor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n experimental paradigm for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uccess on stereotype content. Future directions in social cognition 26,89-102.

^④ Brewer,M.B.(2007).The importance of being we:Human nature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American Psychologist,62(8)728-738.

identity), 价值认同 (value identity), 道德认同 (moral identity), 社区认同 (community identity), 未来认同 (Future identity) 等等。这些概念相互之间有交叉, 有重叠, 会给人带来一定的混乱感。上文是笔者对于西方社会认同理论发展历程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出, 社会认同的概念一直都还没有取得一个广泛一致的意见; 但是, 经过分析也不难发现, 关于社会认同的讨论, 都是在个人或群体这两种研究取向当中展开的, 而这两种取向之间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都是以身份类别为基础的。

1.2 我国“80后”社会认同理论研究述评

1.2.1 我国“80后”社会认同研究的形成过程

“80后”最初是媒体对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胡坚等一批出生于80年的年轻写手的代称。“80后作家”有着与老一辈作家迥然不同的写作风格、视角和内容, 他们关注自我和内心世界, 用伤痕和残忍来抒写单纯和完美, 其作品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娱乐化痕迹; 他们一方面得到广大青少年的热烈追捧, 一方面又饱受主流文坛的质疑, 而“80后作家”当中的部分“实力派”则最终为主流文坛所接纳。

2004年是“80后作家”进入市场的标志性年份, 并直接导致了主流媒体对“80后”新生代的全方位关注。“80后作家”似乎代表了我国“80后”新生代的某种典型风貌:

从时代背景来看, “80后”出生于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急速转型和断层期, 他们的成长背景是相对安定团结的社会, 繁荣发展的市场经济, 日新月异的科技和丰富多元的文化; 从日常生活语境来看, “80后”的生活经历相对单调, “独生子女”是他们的典型形态, 家庭、学校、社会的关爱是他们生活中的习惯性内容, “读书-就业-婚姻”是他们既定的生活轨迹; 从行为表现来看, “80后”追求物质享受和轻松娱乐, 熟知各种时代新品, 徜徉于浩瀚的信息世界, 他们的爱国热情、现实感和冲动紧密联系, 他们思想开放、逆反独尊, 向往自由, 又不能摆脱依赖心理。

在“80后”现象的开始阶段, 社会和媒体对他们贴上了“自我”、“叛逆”、“缺乏责任感”等诸如此类的相对消极的标签。直到2008年5月30日, 一封由北京新圆明职业学院两名大学生通过新华网向全国大学生发出的倡议全国大学生自信、自立、自强, “做敢于承担的一代”的公开信在各大网站和社区论坛中广泛传播, 引起了“80后”网民的热烈共鸣, 并成为年轻一代反抗负面标签的“自强宣言”。同时, “5·12”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中, “80后”新生代第一次以主角身份集体登场: 他们全力以赴奋不顾身

地投入到抗震救灾的行动之中,捐款、献血、当志愿者,在地震现场无私救人;在奥运圣火传递遭遇暴力阻拦和西方媒体抹黑污蔑等外界压力的关键时刻,他们又站出来坚定地维护祖国的尊严。他们以卓越的表现从行动的角度证明了自己的宣言——“80后”并不是垮掉的一代,而是有希望的一代,是堪当重任的一代。他们迸发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令世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并引发了社会对于“80后”的重新审视。

有的学者开始分析我国“80后”的特点,如“失重”、“麻木”、“敏感”(超强的自我意识造成了他们认知的“失重”,幻想与现实的反差造成了他们因失望而“麻木”,挫折教育的缺失和家庭的宠爱造成了他们脆弱而“敏感”)等。有的学者则从原因上探寻“80后”现象的形成机制,如社会转型,市场经济,西方文化,教育体制,网络传媒等外生性原因,以及价值观念的嬗变,人生经历的不同和新时代的青春综合症等内生性原因,都影响着我国“80后”新生代社会认同的形成(高中建,孟丽艳,2007)。

那么我国“80后”社会认同究竟是怎样的呢?笔者通过关键词检索出2000年-2011年,研究内容中包含“青年”(“80后”)及“认同”(“社会认同”)的所有著作共计200部,其中我国在社科、文化教育、政治法律、哲学等领域对我国“80后”新生代社会认同进行相关研究的成果有24部,文学方面的相关成果50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2000至2011年期间的核心期刊中,篇名中包含“青年”(“80后”)、“认同”及相关内容的学术研究共计68篇,以及最早从2004年开始出现的篇名中含“80后”的所有核心期刊文献共计191篇。

1.2.2 我国“80后”社会认同研究的现状

社会认同理论在欧美国家的发展日趋成熟,以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认同研究也很多。以大学生群体的相关社会认同实证研究为例,国外的研究涉及种族、性、吸毒、家庭教养、网络、赌博等各个角度,而在大学生社会交往群体方面的研究还不够^①(吴利存,2009)。

我国社会认同理论的本土化研究起步较晚,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不及国外,比较完整的社会认同理论是香港对于香港社会认同的研究。比如,赵志欲、温静和谭俭邦在他们2005年所写的《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中,除

^① 吴利存.大学生交往群体的社会认同研究——以某大学为例[D].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009.

了阐释了社会认同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的基本原理和它在西方的发展历程以外，还分析了社会认同的发生的心理动机，认知历程，及其对于社群观感、社群关系和社会行动的影响。当下中国大陆地区社会认同理论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民族认同或关注文学层面，进行我国“80后”社会认同研究的并不多。

与我国“80后”社会认同相关的研究著作较早出现于2001年张向东的《当代社会问题》，书中对青年的特点及社会认同做过专门的论述。2002年安国启在《志愿行动在中国：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研究》中对中国青年志愿者及志愿者行动的社会认同作了分析论述。2006年魏晨在《城市的分化——以徐州市为个案的社会分层与底层状况研究》一书中从社会分层动力的视角，研究徐州市外来务工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代表了中国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成为研究的新亮点。而2006年张静主编的侧重政治社会学方向的论文集《身份认同研究》，2007年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在《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中提出的社会认同的三大基础性支撑，以及2009年伍庆在《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中从身份类同性的角度对社会认同进行的分析，都为我国“80后”社会认同研究提供了有益建议。

从期刊文献方面看，与我国“80后”社会认同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06年以后。2006年以前国内对社会认同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香港，包括罗增让、林瑞芳、赵志裕等人（1997，1998，2003，2004）关于香港青少年社会身份认同或地区国家认同的研究；佐斌（2000）对于儿童国家认同感的心理构成、形成的心理过程和发展的年龄特征的研究；张慧珍（2002）以贵州师门坎花苗族为例，研究了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教育的关系；万明刚（2002）以及万明刚、王亚鹏（2004）对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文化适应与心理疏离感的研究；王毅杰、倪云鸽、周明宝（2004）从地位结构观的年龄、婚姻状况、收入等方面，对流动农民工文化适应与社会认同现状的分析；潘一禾（2005）社会和谐与中国青少年符合身份认同；方文（2005）运用社会认同的观点对北京基督教进行的分析研究，等。

2006年至今的相关期刊文献研究成果逐年增多，涉及到大学生专业、婚恋、交往、文化、国家认同，青年教师职业道德、专业认同，农民工社会认同，少数民族认同，青少年性别角色认同，志愿者角色认同，时尚文化认同，消费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变迁，职业认同，宗教认同，主观幸福感以及认同危机等领域。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篇名检索，在2006年至2011年4月的核心期刊中，共有篇名中包含“认同”的专业论文

1120篇,其中篇名与“80后”“社会认同”相关的论文有132篇,而大学生、教师和农民工这三大群体是“80后”社会认同的三大主要研究对象。在2006年到2011年4月的核心期刊论文中,篇名包含“大学生”和“认同”的论文有43篇,篇名包含“教师”和“认同”的论文有53篇,篇名包含“农民工”和“认同”的论文有16篇。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认同和文学电影方面的认同分析。在这些研究当中,实证性研究只有19篇,主要是应用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教师的认同考量当中。

经“读秀”搜索,篇名中提到“80后”的研究始于2004年,约5篇;其中核心期刊篇名中对于“80后”的研究始于2005年,并从2007年开始在研究数量上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33篇),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左右,充分体现了“80后”研究的热度。这些研究主要从其认知、态度、行为等方面与前辈固有模式的差异,以及“80后”群体内部和群体外部对这个群体特点的认知、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1.2.3 我国“80后”社会认同研究评价

经过文献查阅发现,学界对于我国“80后”新生代社会认同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1) “80后”社会认同的相关概念尚未厘定清晰

概念的清晰厘定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80后”这一称谓及其个性特点经媒体夸大渲染之后,其相关研究迅速成为时尚热点,并于2007年开始进入高潮。国内目前的研究已经涉及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方方面面。可是,由于社会认同理论形成和变迁的复杂历史经历以及目前的广泛应用,虽然很多学者都为社会认同的内涵、生成机制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目前仍未达成共识,其中存在着大量的身份认同、个人认同、自我认同、角色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认同等概念交错使用的现象。这种混用概念的现象的出现,主要在于社会认同包含的内容、维度界定尚不明确。与之相对应的,我国“80后”新生代社会认同研究所应该包含研究向度不明晰,一些作者对这些概念的把握尚不明确。这不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模糊,也给后来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例如,刘胜(2010,8)在他的硕士论文《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基于南京市的实证调查》当中,将身份认同分为“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个体认同是指个人与特定文化的认同;集体认同是指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自我身份认同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

我为核心；社会身份认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都可归于社会身份认同。^①对于这样的分析和解释，笔者不能认同。原因在于：首先，根据刘胜对于“社会认同”、“个人认同”以及“集体认同”所界定的概念，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属于社会认同的研究范畴，而不是平行于社会认同而进行的分类；其次，刘胜显然已经混淆了“自我认同”和“个体认同”的含义。所以笔者认为，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理论上，这样的分类都是不成立的。

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学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根据需要提出了自己对社会认同的操作化定义，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春光（2001）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中，研究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时，根据研究实际，将社会认同操作化为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等七个研究维度^②。

（2）“80后”社会认同的研究视角宽泛，不成体系

目前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研究领域不仅涵盖了大学生、农民工、职业青年、军人等身份向度的群体社会认同问题，而且还从文化、消费、性别角色、社会交往、民族、价值观、组织行为等角度对其做了广泛思考。就当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研究缺乏整体层面的系统性梳理，很难从几篇不同角度的文章中全面把握到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首先，为什么研究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青年、青年军人？他们的作为“80后”大群体身份当中的某个亚群体身份类别，社会认同是否有典型性，抑或是有什么特殊性？这几个亚群体是否能代表和体现出我国“80后”群体所有亚群体的社会认同？如果不能，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研究对象应该包含哪些亚群体？其次，了解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状况，究竟应该包含哪些要素尚无一个科学的论证，从文化、消费、性别角色、社会交往、民族、价值观、组织行为等角度对其做了广泛思考是否能够涵盖我国“80后”社会认同所要探讨的所有内容？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一个科学可信的研究理论框架，对于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研究只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也必将会制约将来研究的深入发展。

（3）“80后”社会认同的现象描述多于机理研究

学界对“80后现象”的研究之风兴起之后，大多数的研究还是侧重于定性分析和逻辑

^① 刘胜.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基于南京市的实证调查[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10,8.

^②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M].社会学研究, 2001 (3): 49-50.

辑行文，他们用思辨性语言概括描述我国“80后”新生代社会认同的现状，用应然性思维设计对策路径。随着实证主义之风的盛行以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较多的实证性研究开始出现，但其中多数都是只针对“80后”当中的某个亚群体的某一方面的认同进行调查总结、原因分析以及对策提出，研究层次较浅显，对我国“80后”现象的本质及其社会认同形成的内在机理还缺乏更深层次的把握。对此，目前国内只能借鉴李友梅、肖瑛、黄晓春等人（2007）在《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一书中提出的社会认同的三大基础性领域的相关理论，即通过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及社会组织这三大支撑体系的功能和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匹配的，来探索我国“80后”社会新生代认同形成的内在机理。所以，关于我国“80后”社会认同机理的研究亟待出现。

（4）“80后”社会认同的研究方法多样但质性研究不足

就已有的资料来看，文献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以及学科交叉法等研究方法都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了社会认同的研究当中。此外，随着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2007年以后的研究当中，以社会调查分析为基础的成果也占据了一定比例，并出现了少量的针对“80后”群体当中的某一类亚群体的以参与式观察及深度访谈为基础的深入探析。但是，仅仅这些研究对于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研究需求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并且在中观层面上，仍然缺少针对“80后”整群的大规模、全面性的深入调查和访问，对“80后”的真实特点及其社会认同现状的总体把握缺少有力的实证依据。

（5）“80后”社会认同的行动建构不足

对于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从某个角度来分析“80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或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反叛，而应该放在时代大背景之下来关注我国“80后”新生代社会认同的建构，最终以促进我国“80后”新生代社会建设参与为目标，顺利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代际交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断发展。由此，在今后的研究当中，从促进行动目标达成的角度，界定我国“80后”积极的社会认同的操作化含义，探究积极的社会认同该如何建构，都将是此项课题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1.3 社会认同的维度划分建议

通过上述对于社会认同基本理论以及相关课题的研究现状的梳理可知，要深入探析我国“80后”新生代社会认同特点，就不得不首先将社会认同进行科学合理的维度划分，

这是研究本课题的前提。笔者在查阅大量文献以及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通过文化认同与社会认同的互构性分析来实现社会认同维度划分的明晰化。

1.3.1 文化认同的基本含义

从广义上来讲,文化就是除了自然现象以外的所有人类活动的全部成果,它包括了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和非物质的总和。相应的,文化认同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在地域、种族、国家、民族、信仰、历史、性别取向等各方面均有体现。

追溯文化认同的源头,它是认同研究的一个分支,从心理学领域开始,逐渐渗透到了政治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原因,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民族认同、种族认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一些特殊情境中,有的学者把文化认同等同于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来进行研究,如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内部约束力说”就成为文化认同作用的一种权威概括:“总的来说,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管辖、维持和认同着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沟通方式,它们在这个国家的领土中占主导地位……国家可能需要它的成员在文化上具备相同的特征,因为是文化,而不是社群,提供了内部约束力。”“因为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和国民凝聚力所在”,所以,“文化认同是任何国家或民族其安身立命的根本”^①(额内斯特盖尔纳,2002:183)。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等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学者开始把眼光转向文化认同的多元价值内化上,认为文化认同不但是一种“趋统的文化自我理解”,更是一种“多元性包容的自觉现象”^②。

国内对于文化认同的研究目前仍然主要集中在对于民族和宗教问题的解释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认同的全部内容就是解释民族融合和政治认同问题。例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分层更加明晰,文化认同理论开始应用于规避社会分层以及社会流动所产生的社会风险的研究当中。

赵剑英在《文化认同危机与建构社会基本价值观的紧迫性》中指出:“建构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利用自身文明的成就创造新的价值观。”张云鹏(2007)在《文化权: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向度》中指出:“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都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因此可以说,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和价值观认同。”韩雪

^① [英]额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83.

^② 樊娟.新生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及其应对[D].杭州:浙江大学,2009.

(2006: 281)与马曼丽、安俭(2003)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提到:“价值体系是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①。”陈庆祝(2009: 162)在《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接受研究的视角》中也提出:“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和价值观认同。”

总之,文化认同是一个伴随人类文化发展而发展的动态概念,具有主观性,边界性和可塑性。我们可以把文化认同看成是个体或群体将某一文化系统(信仰、价值观、规范、习俗等)或文化元素内化于自身心理或人格结构当中,并自觉地以此为标准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的过程。从个人的层面来看,文化认同影响着个人的自我认同和身份认同;从社会的层面来看,文化认同又以民族文化为凝聚力,对促进社会整合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文化认同的本质是文化归属意识^②,它包括特定的文化理念、认知模式和行为规范的选择^③。而上述三方面的可选择性,正体现了文化认同的价值取向性。因此可以说,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观认同^④(崔新建,2004)。

1.3.2 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互构性

(1) 身份认同视角下的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

身份认同(identity)是社会认同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陶家俊,2004: 37),既指个人与他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过程,又指个体和群体对自我身份的认知^⑤。身份认同包含身份的正当性及类同性两个过程。身份的正当性就是要通过自我的扩大,把“我”变成“我”的内群体,确认内群体的共同身份;同时,通过自我的设限,划清内群体同外群体之间的界限,即身份的类同性问题。这两个过程是不可分割的^⑥(崔新建,2004)。个人或群体是通过身份的正当性及类同性的实现而建立社会认同,所以身份认同是社会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与社会认同一样,文化认同也要通过这个自我扩大与自我设限的过程来实现,这个过程兼有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

(2) 以价值观认同为内在联系的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

社会认同的发生是一个主体与社会互动的历史文化过程,它常常表现在主体对于特定日常生活的理解当中,并通过一些象征性的符号外化出来,个体通过这些象征性的符

^① 韩雪.中州武术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281.

^②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编.文化统战概论[M].华文出版社,2009.

^③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编.文化统战概论[M].华文出版社,2009.

^④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4).

^⑤ 陈新仁主编.全球化语境下的外语教育与民族认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⑥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4).

号来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因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而将一种文化视为内群体文化，将另一种文化视为外群体文化，所以主体的社会认同常常会表现出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的特征。尽管学界对与社会认同含义的界定存在争议，承认社会认同与主体的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同时，通过上文对于文化认同基本含义的梳理，我们又知道，而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观念体系，文化认同的过程与价值取向是不可分割的，文化认同具有价值选择性。所以，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认同。

(3) 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互构性关系

Greets 曾经提到：“一个人出生所在的某个宗教社区，语言社群，及其生长所在地的社会习俗，这些与生俱来的共同文化共同构成其社会认同的基础。”所以，文化认同对于社会整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论哪种类型的社会认同，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化认同（尤其是价值观念认同）的影响。其原因在于：首先，各种社会认同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当中发生的；其次，社会认同所蕴涵的身份的合法性，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中才有意义的（崔新建，2004）。所以，社会认同的核心是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在一个强大的组织当中，成员的文化认同很可能受到本组织的社会认同的影响（比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内，我国公民的文化认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的文化认同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可以说，社会认同也影响着文化认同的建构。综上所述，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具有互构性。

1.3.3 社会认同向度的二维分析

亨廷顿（Huntington）认为：“人同时行动者对认同对象对于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诠释和建构过程，本质上是精神的和文化的，所以‘社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特定社会类型文化基质的认同，故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①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借鉴伍庆（2009：）在《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当中的认同分类模型，提出社会认同所包含向度的二维模型，认为可以通过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互构性来完成社会认同所有向度的系统性梳理（如图 1-1）：

^① [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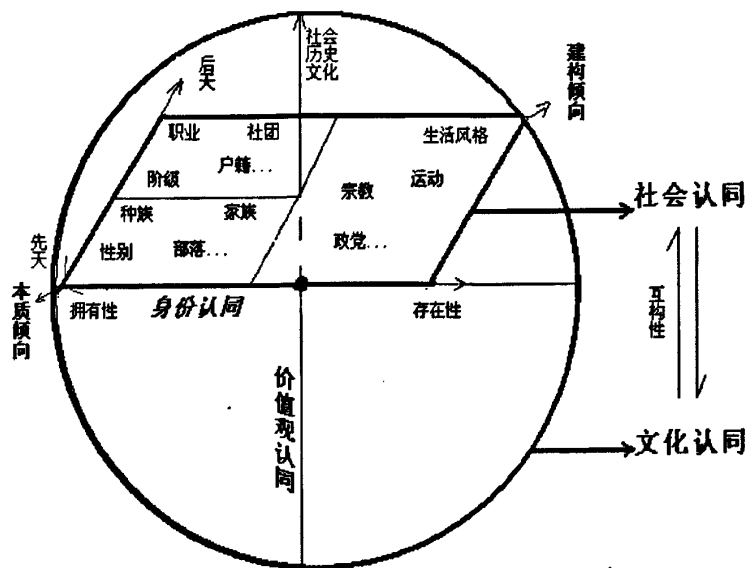


图 1-1 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互构关系模型

维度一，身份的正当性及类同性。①从身份的获取方式上来看，社会成员的身份有先天赋予和后天获得之别（比如，种族是先天的，职业是后天的，则相应的有种族认同和职业认同）；②从身份之于社会成员的关系上来看，社会成员的身份有拥有性和存在性之分（比如，户籍身份是我所拥有的，而信仰的宗教对于我来说只是我当前选择的一种存在，则相应的有户籍认同和宗教认同）；③从身份的稳定性上来看，社会成员的身份存在有本质性倾向和建构性倾向之分（比如，性别是一个人本质性的东西，性别认同也是相对稳定的；生活模式则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生活认同就更具有可建构性）。^①

维度二，社会历史文化。一切社会认同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的，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具有互构性，而它们二者的核心交集就在于价值观认同。我们已知文化认同的过程具有价值选择性，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观认同；同时，所有的社会认同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主体的价值取向的影响。所以，在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以价值观认同为中心，社会认同的各个向度就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具备了立体性和完整性。

^① 伍庆.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第二章 研究过程

2.1 理论假设

本文以对我国北方七城市“80后”社会认同的深度访谈为基础，以社会认同向度的二维分析模型为理论支撑，以社会认同的个人取向为分析前提，从问题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我国“80后”社会认同现状和特点，试图为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理论研究提供关照。

2.1.1 分析研究的前提

无论是从先天-后天向度，存在性-拥有性向度，本质倾向-构建倾向向度还是社会历史文化向度，我国“80后”社会认同都包括很多方面，如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组织认同、职业认同、未来认同、价值认同等等。面对如此多的社会认同形式，怎样才能系统地呈现我国“80后”的社会认同现状和特点，并使之具有代表性意义呢？本文试图从问题视角出发，提出我国“80后”社会认同可以从身份认同、生活认同、意义认同、道德认同这四方面来进行分析，其理由在于：

（1）本次调查研究主要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深入访谈，访谈对象的回答一般都是站在自身的立场上，提出个人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问题以作回答；或者是从个人的价值观出发，看待“80后”社会认同的特点。所以，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必须以社会认同的个人取向为分析前提。

（2）由于半结构访谈的特殊性，研究经费、调研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以及质性研究的要求，访谈多是以个人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为中心展开，以期从一个相对微观的视角，推演出我国“80后”社会认同中观层面上的典型特征，而不是面面俱到地进行各种社会认同向度上泛泛的陈述。例如，研究我国“80后”生活认同的特点时，质性研究应该是提取出他们共同的、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来进行深入分析，而不可能也不应该停留在对“80后”生活认同进行全方位的描述上；对其社会认同各个向度的分析应是结构式的调查问卷应完成的任务，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作赘述。

（3）社会认同具有社会属性，此外，本次调研还通过控制样本身份类型的典型性和全面性，来保证实现以个人视角出发的我国“80后”社会认同质性研究的社会属性的

代表性。正是这一个又一个具有典型身份特征的“80后”社会认同单位元素共同构成了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整座“大厦”。

(4) 身份认同、生活认同、意义认同以及道德认同具有“基础-现实行动-意识形态-更高意识形态要求下的现实行动”这样的内在逻辑关系。意义认同是笔者对于我国“80后”价值观认同的操作化定义，侧重于表达“80后”采取某项社会行动所隐含的内在心理机制。从个人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来看，身份的正当性及类同性是社会认同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生活状况是影响个人社会认同的重要的现实性因素，生活认同就构成了个体取向下研究社会认同的线索；意义认同是社会认同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它规定着社会认同的发展方向；道德认同属于生活认同的范畴，它是在更高要求的意义认同之下发生的。

2.1.2 研究模型建构分析

根据上文对于研究前提的设想，笔者针对本次“80后”社会认同的质性研究，设计出身份认同、生活认同、意义认同和道德认同的建构关系模型如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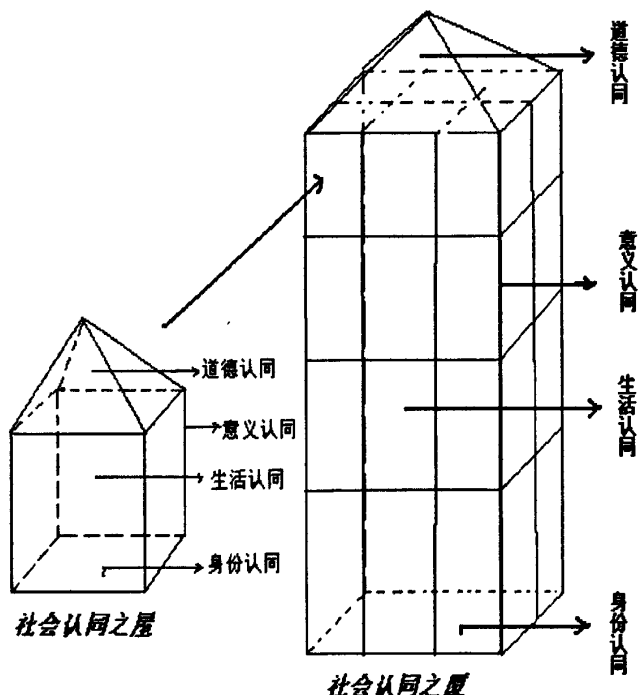


图 2-1 “80后”社会认同建构模型

社会认同的建构如同盖房子一样，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如图 2-1 所示，首先，身份认同构成了个体社会认同这座房子产生的根基，一切社会认同都的实质都来源于身份的正当性及类同性认同：每一种身份类别，都会产生相应的社会认同问题；有多少身份，相应的就有多少社会认同（伍庆，2009:19）。如：“我是‘80 后’”，等等。它给“80 后”社会认同圈定了一个明确的范围。

其次，在以个人为中心的生活当中，指向自身的存在和意识，自身所拥有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自身所在的社区、学校或职业等社会组织，以及自身所属的社会、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等社会环境，就会相应地产生全方位的社会认同问题。所以，生活认同几乎包含了所有“80 后”个体社会认同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形式，它是社会认同这座房子建构出来的房屋空间，认同对象广泛包含了生活的四个基本要素——应我、应人、应物和应知^①。如：“我的社会经济地位算得上中等”，等等。

第三，意义认同是生活认同的支撑，是社会认同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社会认同之屋建构的支柱。因为社会认同的核心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观认同，而在实际生活中，价值观常常作为一种意义来指导个人的行为选择，所以，笔者在此把价值观认同操作化为意义认同，以使研究更具典型性和概括性。积极的意义认同能够与生活认同形成良性互动，促进社会认同发展。如：“我以实现自身价值为目标，最终找到了一份适合的工作，所以我的工作更加积极有效，并开始追求进一步的发展”，等等。而如果个人的价值观结构出现偏差，积极的意义认同不能建构成功，就如同房子的支柱发生了倾斜，生活中就会出现种种不匹配的因素，导致生活认同度的降低。如：“我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生活比较被动，常常感到苦闷和迷惘”，等等。

第四，道德认同是个人社会认同之屋的顶棚，它决定了社会认同的完整性和高度。如，“我愿意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增权尽一份力”，等等。个体的道德认同本身也属于个体生活认同的一部分，如，自身对于环保责任的看法等。把道德认同单列出来进行研究是因为道德认同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社会认同，常常表现为一种责任感和主动的关怀，它的发生需要一定积极正向的意义认同作为支撑。如果“80 后”社会认同仅仅包含身份认同、意义认同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认同这三方面的话，这个群体的社会认同就将是缺少责任感、没有高度和不完整的社会认同。

^① 百度生活要素：应我，指个体对自身的操作，包括：食物、衣饰、卫生、休闲、保健、炊事、安全、心理调节等；应人，指个体对他人的相互作用，包括：语言、交际、社会活动等；应物，指个体对物品的操作，包括操纵物体、适应环境、工业劳作等；应知，指个体对人类经验地获得，包括语言、文化、教育、艺术、科学等。

正是每个个体的“社会认同之屋”共同构筑成了我国“80后”群体的“社会认同大厦”。与个体取向相似,我国“80后”群体指向的社会认同包括群体身份认同,群体生活认同,群体意义认同以及群体道德认同。

2.2 调查过程

2.2.1 问卷及访谈提纲设计

本次调研的访谈提纲来源于问卷,是问卷内容的深化。课题组成员在调查之前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检索和理论分析,研究维度和理论假设经历了预调查的实践检测,最终确定了我国“80后”社会认同建构与社会建设参与的研究维度,并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为了达到对我国“80后”社会认同建构与社会建设参与状况的基本了解,问卷设计包含九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的了解,如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工作(学习)状态、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结构、城乡生活背景、收入状况、住房状况等。第二部分是对我国“80后”整体社会认同状况的调查,如“80后”身份认同,对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认同,乡土认同,社会经济地位认同,传统文化认同,职业认同,政治认同,社区认同等。第三部分是对我国“80后”总体社会建设参与状况的调查,涉及到对于社会建设总体政策、了解途径和参与能力的调查;以及对于教育、文体、科技、医疗等具体社会建设事业的参与状况及原因的调查。第四部分是专门针对我国“80后”社区认同的各方面要素开展的调查。第五部分是跳答题,分别对已经参加工作的“80后”和现在仍在上学的“80后”的职业认同(专业认同)和未来认同开展调查。第六部分主要调查我国“80后”社会政策的认同状况以及社会政策制定的参与度。第七部分主要调查我国“80后”以公益事业为代表的道德认同和参与状况。第八部分主要针对我国“80后”社会认同做进一步的补充调查,涉及到价值观,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主观幸福感的认同和社会组织参与状况。第九部分是选答题,调查对象对于我国“80后”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建设参与还有什么意见和看法的,可以在此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来。由于调查维度比较全面,且各个维度层面所涉及的指标体系又需要2到3个具体问题来实现其效度,所以问卷篇幅较长,调查对象平均填答时间为30到40分钟。

访谈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的形式,结合提纲,进行开放式的问答。提纲大致设置了关于我国“80后”社会认同与社会建设参与状况的十个问题(见附录),其中,关于社

会认同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围绕身份认同、生活认同和意义认同展开的。由于访谈是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并且大多数访谈地点是在访谈对象的工作单位中,有同事或领导在场,所以根据访谈对象及其周围环境的特质,有些问题上,访谈对象特质鲜明,愿意多谈些,而有些问题则难以深入问询,或是一些问题是不方便触及的。因此,访谈并没有完全按照提纲的每一项内容进行提问,而是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问题。此外,深度访谈不应该也不可能对一个群体做面面俱到的平面考量,对于我国“80后”社会认同与社会建设参与状况的全面考量将放在问卷分析当中进行,这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2.2 样本选取

本次调查对象为1980年到1989年出生的我国青年(以实际年龄为准),样本选取坚持代表性和覆盖性原则,可能性和便利性原则以及经费支持性原则。考虑到“80后”在地域、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异质性,为了使调查对象尽可能有广泛的代表性,调查样本选取的基本方法为多阶段的立意配额抽样:

第一阶段,依据2008年国家统计局年度资料,选择自然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的典型所在地,课题组在全国抽取了十二个城市。其中,直辖市两个(北京、上海),大中城市六个(哈尔滨、青岛、兰州、成都、武汉、南京、深圳),小城市三个(新乡、廊坊、梧州)。

第二阶段,参照国家统计局的十九种职业分类标准,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按照“80后”现从事实际职业类型和城乡差别,把调研对象操作化为十六大类:在校学生类,农村留守人员,以及城市工作的十四种职业类别,包括制造业,市政行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与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居民服务业,教育业,卫生与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类。

第三阶段,按照地区和职业类别的人数差异,分配各城市中各个职业类别的调查人数,选择调查单位。虽然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但是在预调查中已经发现,农村户籍的“80后”几乎都在城市或乡镇工作,除非村里有产业,否则很少能在农村本地发现他们的身影。因此,调查当中的各类型调查对象数量分配遵循“在工作单位当地工作一年或以上即按当地人进行调查”的原则,将来自农村的城市流动人口纳入城市的职业类别当中;而对于农村,则采取“在当地进行整群抽样”的办法,所有在农村工作的农村户籍“80后”,不分职业类别,全部分配到对“农村留守人员”类别的调查当中。

为了保证课题的推进效率,课题组成员分为两个小组分别负责北方地区和南方地

区，同时开展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研究；再加上预调查在河南省内抽取的八个城市^①，此次课题对于我国“80后”新生代社会认同的深度访谈研究共在全国二十个城市当中进行。其中，笔者本人直接参与调查走访的城市有七个：北京、哈尔滨、兰州、青岛、新乡、安阳、廊坊。这七个城市基本涵盖了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的典型城市类型。

本地调研的样本选择坚持调查对象自愿、知情的原则和符合研究需要的原则。在问卷调查过程中，认真遵循调研计划所定的抽查方案，从城市到职业类别，并在实际操作中对于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段、所在城市当中的区划范围、具体工作单位、婚姻状况、受教育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都进行了控制，力求使调查对象的身份特点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

访谈对象一般都是在问卷填答过程中发现的。经过调查员的观察、请求和引导那些对于课题感兴趣，积极配合，乐于表达自身观点的，以及自身个性比较鲜明的访谈对象进行深度访谈。

自2010年9月16日开始，到2010年11月12日，实地调研任务圆满完成。每一份调查问卷开始前，都保证调查对象符合年龄和类别要求，并在每一份问卷做完后都当场查验其完整性，督促调查对象在资源的基础上认真完整作答。调研结束后，正式调研的六个城市（北京、哈尔滨、兰州、青岛、廊坊、新乡）共收回问卷1540份，问卷回收率100%，有效率为100%，高于调研前计划方案的要求标准。调查各个城市各个职业类别调查对象的实际数量分配情况见下表：

表 2-1 城市总体性别及年龄段统计						
城市	总计	性别比		年龄段比		
城市	总计	男	女	80-82	83-86	87-89
新乡	225	117	108	37	97	91
哈尔滨	271	136	135	67	101	103
北京	310	176	134	54	120	136
廊坊	224	109	115	41	79	104
青岛	241	109	132	48	82	111
兰州	269	120	149	72	84	114

^① 预调查在河南省内抽取八个城市：郑州、安阳、新乡、洛阳、商丘、三门峡、驻马店、南阳。

表 2-2 城市各职业类别人数分配统计

城市	职业类别																		
城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县城	未知	
新乡	19	3	9	6	6	10	13	3	19	10	15	6	3	5	40	30	28		
哈尔滨	30	10	10	12	11	20	17	10	15	16	16	8	6	10	40	40			
北京	35	10	11	15	13	27	16	10	12	21	16	10	5	10	42	51		6	
廊坊	18	3	10	6	4	11	14	4	10	11	13	10	4	5	43	30	28		
青岛	26	6	10	10	12	16	15	6	15	15	16	10	7	7	40	30			
兰州	28	5	10	10	10	25	19	5	15	15	22	14	7	7	45	32			

2.3.3 实施过程

调查小组成员主要由二年级和三年级的研究生组成，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和社会调查研究技能；在调查之前还对其进行了相关课题和访谈技巧的培训，经历了预调查的实践锻炼，参与了预调查的信息反馈和正式问卷的完善，保证可以胜任此调研任务。

在调研过程中，由于笔者与其他调查员和调查对象属于同辈群体，经过对课题的深入理解和调查培训后，具备进行参与观察和访谈的便利条件，符合研究样本的可接近性、非障碍性和被许可程度等一般标准^①。

调查员讲明调查目的，取得调查对象的信任后，通过问卷填写过程中观察和分析调查对象的填写情况来发现访谈对象，与访谈对象形成良性互动，引导访谈对象对本次调研课题进行思考和表达，对其不清楚的表达及时追问澄清，对不符合课题要求的回答思路及时进行干预，发现新问题及时对访谈进行灵活调整，并在调查结束后送上礼物以示感谢。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既有半结构式访谈、深度访谈，也有针对某个问题进行的座谈讨论。访谈记录采取二人小组配合及工具辅助的方式。一个调查员主要负责提问，另一个主要进行笔录，记录清楚访谈要点、访谈对象表现及访谈对象所处的环境背景，同时用 MP3、手机等录音工具进行录音。一天的调研任务结束后，以小组为单位，及时整理，形成完整的电子版调研记录。在实地调研工作全部结束后，笔者对资料进行了全面汇总和整理分析。

2.3.4 调查总结

本次调研以了解我国“80 后”新生代社会认同建构与社会建设参与状况为主要内容，

^① Spradley J.P.Participant Orlando:Hlot,Rinehart & Winston[M].1980:47-50.

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课题小组根据所需讨论的问题，制定了问卷和访谈提纲。并在初次调查访谈的基础上，对问卷和访谈提纲、访谈计划作了多次修改。

课题小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遵循初期分类的要求以外，还充分考虑到了社会阶层的差别，婚姻状况的差别，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差别，以期使有限的调查对象具备更广泛的代表性和覆盖性。调查对象的社会认同状况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个体性差异，但这些个性正是构成我国“80后”群体特征的真实而必要的条件。在调研结束后，笔者对这七个北方城市的访谈资料做了整理，形成了77647字的访谈记录，并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得出本文所做的分析结论。

即使如此，作为社会学的定性研究，调查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问题：

1. 各个年龄段所偏重从事的职业类别不同。例如，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来看，85年以前的调研对象主要分布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市政，交通运输、邮政业，金融业，高等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福利业等行业类别；85年之后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的一线员工，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学生类别当中。而且据调研实际情况看，85年以前，尤其是80至83年龄段的人群大多已经进入到行业的中层，在调研实施中普通调查员很难接触到，即便接触到愿意接受调研的人也是少数。在调查计划设计当中，如果要顾及职业分类就很难平衡年龄段的平均分布，而仅仅考虑年龄段平均的话，调查对象又很难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这就导致本次调查年龄的比重偏于85年之后。

2. 高质量的问卷主要集中在学校、行政单位、报社、医院等文化素质相对比较高且工作节奏不是特别快的单位。出现漏填情况时，如果客观条件允许，调查员会当场提示调查对象填答完整，这样的问卷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对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且工作时间自由度较低或管理比较严格的单位。

3. 男女总体性别比例在各个城市的调查中达到了自然平衡，但是在各个行业中存在一定偏差，最突出的是在建筑业调查对象基本都是男性，批发和零售业则以女性为主。

4. 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一些年龄段或者职业类别比较难接触到。比如公共管理组织类别和初、中等教育的学校，它们行政官僚色彩较浓厚或者管理比较严格，如果没有关系介绍的话，调查能否开展就取决于调查员的沟通技巧以及对象对于社会建设参与的认同程度和参与愿望了。

第三章 研究结果

3.1 “80后”身份认同

认同(identity)在英文中的本义就是“身份”。身份的正当性及类同性认同是形成该群体社会认同的前提^①。研究“80后”的身份认同,必须要了解“80后”自身对于这个群体特点的描述。

3.1.1 身份认同的一致性:个性而自我的“80后”群体

调查过程中,访谈对象普遍认同自己的“80后”身份。关于“80后”的特点,访谈对象比较一致的认同是“80后”是“个性张扬”的一代,他们有思想,有激情,比较自我。无论调查对象处于“80后”的哪个年龄段,做何种职业,抑或是具有何种性格特征,谈到“80后”的特点时,都认为“80后”是充满个性的一代。其中,认同度较高的观点是:“80后”比较现实,适应力强,乐于表现,善于表达,勇于接受挑战,思想开通,视野开阔。

新乡某旅行社经理:“‘80后’大多具有创业精神,比较实在乐观、勇于创新,有孝心,家庭观念也较重。”

青岛某农村小学保安:“我觉得吧,‘80后’喜欢自由,有理想有冲劲,但是可能因为生活条件上来了,生活太丰富了,“80后”的思想在别人(长辈)看来可能有些“不健康”——就是思想活跃的意思。就我自己来说,兴趣广泛,喜欢打篮球,游泳,喜欢刺激。我还是驴友,摩友。”

北京某博士:“‘80后’更加有朝气,更接近于现在的时代,更容易接受新事物。”

3.1.2 身份认同的反思与否定

也有不少访谈对象“80后”对这个群体的个性与行为方面的不足提出了批判,其中,比较多的是认为“80后”“不能吃苦”、“缺乏实践”、“缺乏责任感”。但是绝大多数“80后”个体认为这些缺点和不足是其他“80后”存在的,而不是访谈对象自身的。

安阳某医院会计:“‘80后’是比较‘张扬’比较有‘个性’的。我的‘责任心’少

^① 伍庆.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点，不够，但比其他人都好了。对于‘具有娱乐精神’，我中立偏不认同吧。我没这创意和风趣。有的娱乐有点过。我不‘浮躁’。但是很多人是。30多岁的也有很多人是。这不是我们‘80后’的特征吧。”

哈尔滨某村镇个体经营者：“‘80后’贪图享受，不务正业，不脚踏实地，越来越不愿意吃苦；追求名牌，虚荣，不热心，不爱让座。但我不是这样的。”

兰州某制造业工人：“身边的‘80后’，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崇尚自由，放纵颓废，消极悲观，对社会产生失去希望，苦一点累一点的工作都不想干。”

3.1.3 身份认同的代际比较

亨廷顿(Huntington)曾经谈到：“为了建立关于‘我们’的‘认同’，必须寻找对立面，建构‘敌人’，从对‘敌人’的想象中寻求我们自身的形象。在大部分情况下，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同的情况和压力下，决定自己的认同的^①”。因此，为了帮助访谈对象更加清楚地表达“80后”这一群体的特点，调查员从社会比较的角度，引导访谈对象对比“80后”与“90后”和“70后”各自的群体特点来谈。

首先，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90后”和“80后”的成长环境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刚刚参加工作的“90后”，在某种程度上映射着“80后”稚嫩时的影子。其次，与“90后”比起来，访谈对象普遍认为“90后”生活比较富足，个性更加张扬，但是对“90后”的认同度偏低，持批判态度。再次，在对比的过程中，提出“80后”更加踏实稳重，有责任感，理想信念比较明确，“是值得社会宽容和帮助的一代”。

廊坊某建筑工人：“我（81年）和队长（‘70后’）经常通过看电视、看报纸了解国家大事；那几个小孩子（‘90后’）平时喜欢用手机上网看东西、找女朋友，不现实。我出来打工十多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性格和处事方式都会有变化。年轻时我比这帮孩子还晕呢。社会在发展，人也在发展。”

兰州某中学教师：“‘90后’比较新新人类，思想太开放，易受社会风气感染；辨别能力又有限，容易受其他人的鼓动。”

与“70后”相比，很多人认为“80后”“没有‘70后’成熟稳重”，甚至一些分配房子和分配工作的“好时代”都不如“70后”赶得好；但是“比‘70后’受的教育好，思想开放、灵活”。

^①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兰州某市政员工：“‘80后’最苦，房子都被‘70后’买走了，‘90后’一般都生活较舒适。”

北京某制造业团委干部：“‘70后’比较循规蹈矩，更稳重一些，能吃苦。”

新乡某商场安保：“‘70后’与‘80后’差别挺大的……我身边的很多‘70后’生活并不稳定，而且家庭负担比较大。‘80后’与他们的生活水平相比，目前是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80后’家里负担小一点，也年轻，通过学习技术，比如修车什么的，以后的发展肯定会比‘70后’好。”

3.2 “80后”生活认同

“80后”生活认同是从现实的角度考量我国“80后”对于自身生活现状的认知，对于困境挫折的态度反应及其行动取向。我国“80后”对于自身生活现状的最普遍、最突出的体验就是“压力大”。虽然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导致的生活压力虽然不是这一代人所独有的，但是，“80后”的成长背景和自身所处年龄段的发展任务要求使这个群体普遍认为“压力大”。在各种“压力”的考验下，“80后”表现出积极或消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而谈到未来，“80后”仍然对幸福充满期待，几乎都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创业实现梦想。

3.2.1 普遍的生活压力

“90后”也许还可以在父母的羽翼下得到庇护，但是已经走向社会的“80后”就不得不接受现实的考验和困难的洗礼。在“‘80后’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访谈中，得到的答案最多的是“压力”，如：适应社会的压力，生存压力，工作压力，婚姻家庭压力，以及同龄比较的心理落差产生的压力。各种压力是“80后”面临的现实境遇，是“80后”社会认同产生的心理背景，挤压着“80后”的幸福感，影响着“80后”的行为取向。调查中发现，相对于本地工作者，离开家乡来到别的城市工作“80后”面临的压力更大。

北京某通讯公司职员：“蜗居，工资少，待遇不好，生活成本太高。人才招聘要求学历，工作年限、能力，这些压力把人压的喘不过来气来，好单位进不去，想扫地的都进不去。……觉得‘80后’整体的幸福指数不高，房子没有，为房子为找女朋友奋斗。没时间谈女朋友，因为一周就休一天，还不是周六周日——服务行业都这样。很多大龄青年没时间找对象，找了也没时间谈，所以就有现在的租女朋友回家过年。”

兰州某批发部员工：“‘80后’最可怜，工作不好找，没工作就没房子，房子贵的买不起（她已经买了房子），没时间看电视，也没人关注过其他的问题。”

青岛某银行职员：“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外地人，也包括我自己。外地人想扎根在这里，房子等方面的压力都很大的。”

哈尔滨某高校教师：“工资嘛，可以慢慢提高。主要是住房和就业压力大。”

3.2.2 不同的认同态度

“80后”对于现实困境的应对存在有积极和消极两种不同的认同态度。其中，一部分“80后”表现消沉，混日子、啃老，成为“垮掉的一代”；或者不知所措，在迷茫中挣扎中等待一条未知的道路。一部分“80后”平静知足，勤勤恳恳地过着平凡的生活；或者激流勇进，已经小有成就。不同的生活认同态度反应决定着个体不同的生活状态和发展趋势。

北京某村民：“我没工作啊，我妈是（小超市）老板，她不在的时候就让我来这儿转转。（住房问题？）我不关注住房问题，因为我们不存在住房问题啊。我们这里人关心的是拆迁问题。比如这里马上就要拆了，到时候超市这儿的房东们可就成了暴发户了。”

青岛某网吧员工：“感到特迷茫，因为压力大，过几年结婚该孩子了压力会更大；找好工作太难了，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何况俺学历不高，工资高又感兴趣的工作都不会要俺；对将来，没有长期目标，也没有明确目标。”

廊坊某个体经营者：“‘80后’自立能力强，责任感也相对较强。像我和我老公，家里子女多，条件也不算太好，当不了啃老族，只能靠自己慢慢奋斗。压力还行，知足常乐吧。”

北京农村某个体经营者：“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我喜欢做生意。现在做生意出去经常会碰壁，但也得坚持下来。”

3.2.3 同样怀揣梦想

困顿的现实催生不灭的梦想。中国的行政和事业单位以外，还存在着大量其他岗位的工作者，他们没有公务员、教师、医生那样稳定的工作，他们靠自己的劳动创造社会财富。而在访谈中，这些“80后”谈到将来的打算，几乎都会提到自己“创业”。笔者认为，“80后”都拥有自己的梦想——这可能和外界对“80后”的看法不同——其中一部分“80后”的梦想是不现实的，另一部分“80后”则默默地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

中。可以说,“80 后”的未来认同还在建构当中,从其共同的创业梦想可以看出,“80 后”有着明显的金钱利益取向性,在职业中比较倾向于自我意志不受束缚和自身价值感的实现。

青岛某车行服务员:“‘80 后’有闯劲,什么事都喜欢自由自在的,喜欢自主创业。创业成功了生活也会更好。”

新乡某广告公司职员:“慢慢来吧,然后自己创业。‘80 后’都在赚钱,呵呵,我们老板郭经理就是一个例子,是‘80 后’的成功典范,白手起家。要说创业吧,我觉得还是能力第一,资金第二。”

兰州某 KTV 老板:“当今的失业率这么高,‘80 后’都很有创业意识。我希望能把生意做得更好,再开几个 KTV 分店。”

而在行政事业单位中,也不乏很多“80 后”来自普通的城市家庭或者来自农村,但他们不愿屈从于命运和现实的安排,怀揣梦想,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理想中的工作。他们也是梦想的实践者。

北京某公务员:“我留在北京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北京的挑战大,机会也多,以后个人的发展空间大;其次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在政府机关工作,我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福利也还好;第三,留在北京工作是我个人的理想。”

3.3 “80 后”意义认同

意义系统是社会认同的三大基础性支撑体系之一,对于社会认同的稳定发展具有“托底”性的功能^①。意义认同属于价值观认同,是我国“80 后”价值观认同在现实语境下的具体表现形式,侧重于表达“80 后”采取某项社会行动所隐含的内在心理机制。自我认知发展相对成熟完善的“80 后”面对生活意义之问,却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向往什么、应该追求什么、为什么现在会是这个样子,都存在一定的困惑,即“80 后”个体认知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了错位。笔者认为,社会发展与“80 后”的社会认同是相互的,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是我国现阶段各种矛盾出现的客观原因,因此不能说社会抛弃了“80 后”,更不能说“80 后”是垮掉的一代。

3.3.1 意义的迷失

“80 后”不安于现状,但同时又缺乏科学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的培养,容易得过且

^①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5-27.

过、随波逐流，直到经历过失败后才总结出经验来。

哈尔滨某大学生：“我以后希望自己能找一个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最好是能当官，当官社会地位高，别人重视，另外收入也高。”

调查发现，在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的“80后”似乎有着先天的优越心理：工作压力小，收入稳定，生活更安全。因此，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对生活的意义缺乏思考，在最初的棱角被磨平以后，他们开始迷茫，变得麻木。

新乡某中专教师：“每天就是上上课、备备课。一早坐班车去学校，中午不回来，晚上六点下班，吃吃饭，上上网，零点睡觉，比较单调。毕业后一直都在这里工作，也不算太满意。”

廊坊某整形医生：“迷茫——对事业迷茫，不知道自己该追求什么，想要什么样的幸福。没有方向，导致没有动力，又导致‘80后’的惰性和迷茫，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3.3.2 意义的澄清与重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80后”能够清楚自己生活的意义，工作的目的，抑或是在工作生活中逐步反省领悟。他们是“80后”的先觉者，是国家希望的寄托。

兰州某快捷酒店经理：“从小家庭都很幸福，长大后，自己挣自己花，倒是没担心过钱。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越闲下来，越没劲；生活是越累越充实，挣的钱也越多。对现在的工作也很满意，在这里主要是积累一下经验，考察一下，有机会了再做些其他事和生意。”

北京某党校教师：“我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可。”

青岛某社工：“我认为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追求和目标，所以我想在年轻的时候多接触一些东西，增加自己的阅历和经验，使自己更加成熟和理性，人格得到提高和升华。我是那种需要有事情做的人。我喜欢充实的生活，这样才有价值感。”

哈尔滨某研究员：“我觉得，把工作当成事业才能做得更好。……人生规划其实很重要。但是我以前没有。我是近段时间才有规划的。我在这里五六年了，刚找到点工作的感觉。从前的工作都是做杂事，现在能让我做一些专业的工作，可能和这个也有关系。我觉得幸福就是拥有自己所爱的家人、朋友。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幸福的。”

调查中，个体经营者和职业流动性较大的“80后”群体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幸福感较低。面对生活暂时的不可选择性，大部分“80后”转而选择调整心态，降低标准，

体会平凡而现实的小幸福。这种社会成员通过重新界定或者改变比较情景因素,即在新维度上把自身与外群体进行比较,改变生活品质所附有的价值,使原本消极的社会比较,觉知为积极的比较,来获取积极的社会认同的过程,正是社会认同的社会创造性策略的运用。

哈尔滨某个体经营者:“有时觉得挺辛苦的,但还是比较幸福的——反正我物质要求也不高,没有很多欲望,能吃饱穿暖,能按自己的想法生活,就满足了;我本身的事业心也不太大,主要是以家庭为主。我们家特别传统,父母都是这样灌输的,有个自己的事干着,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行了。”

3.4 “80后”道德认同

在现代社会,道德评价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个群体的社会价值。本文将公益事业认同与参与度作为衡量我国“80后”社会道德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考察“80后”道德认同状况。

调查显示,“80后”的道德认同度相对较高,主要表现在一些日常行为当中,或者是植树、献血、打扫街道、捐款等常规性的且不需要过多精力投入的项目当中。

青岛某医院导医:“献过血,也捐过钱,我也只能做到些……上卫校的时候我还在广场发过传单,来宣传预防艾滋病。”

新乡某个体经营者:“我倒是经常参加献血活动,献血本子有一大摞,也没觉得有啥收获和受益,反而还怕我的血会救了坏人。”

兰州某加油站员工:“我参加过“狼行天下”(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者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到黄河边捡垃圾活动。”

我国的公益事业发展还不成熟,“80后”道德认同的水平和公益活动的参与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社会公益事业未来的发展。本次研究的假设是中小城市这方面的信息不够,大城市机会多,存在大量热心公益事业的“达人”,所以在问卷中涉及到对“80后”公益事业建设参与的调查。然而,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却发现:①虽然“80后”普遍认同和支持公益事业,但是真正去做的人并不多;②“80后”对于公益事业的参与并不因为其身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而存在差别,因为大城市的生活压力大,在原因选项的多项选择中,存在“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的理由。所以,所谓的“信息不够”可以理解为与“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一样,只是行为人主观上不愿意发挥能动性而发动的一个

理由。形成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与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不协调,以及公益事业发展不完善有关。如果志愿服务的保障性措施没有做好,我国的社会公益事业就难以形成一个长期而有效的机制而持续发展下去。因为如果仅仅只是单方面地要求社会成员的付出,一般人往往是很难承受的。

北京某理发店老板:“一开门从早上耗到晚上10点才关门,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对外界信息关注很少。没有参加过什么公益活动,因为没时间,没精力,一天到晚都在店里。”

哈尔滨某银行部门经理:“对于问卷上提到的义务支教等活动,我本人是很愿意参加的。但是我逃不开这个无形的‘网’——我要是去了,以后的生活怎么继续呢?”

在调查的各个城市中,兰州的“80后”社会道德认同在社会公益事业上的表现明显比别的城市更为显性,社会公益事业参与度也比别的城市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5·12地震”让我国西北部地区公民比其他地方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抗震救灾的行动当中去,对我国社会公益事业也有更直观的感受和发言权。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认同,兰州“80后”表现出参与的热情的同时,也对相关的一些制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兰州市某快捷酒店经理:“虽然一般都没有时间和机会参与这些(公益活动),但是5.12地震时参与过运送救灾物资,我们义务组成车队,为北川运送救灾物资。但是返回天水后,有关部门还是把运费给我们送来了。”

兰州某房产中介员工:“有意无意的参与过不少公益性活动,比如植树、捐款什么的。但是抗震救灾去不了。当时我去社区报名,人家不让去,也需要找关系才能去,因为抗震救灾回来的人员基本都解决了工作,这也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

当然,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兰州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少部分的“80后”不仅怀着一颗热爱公益事业、回报社会的执着心愿,并且随时准备着为之付诸行动。

安阳某考研者:“我也很俗,但是我觉得我每月800块够花就行了,不需要花不完的钱。现在的社会福利这么好,养老也不用发愁了,有钱就该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花不完的钱给贫困地区的做法多好啊。……我的理想是去援藏。大学毕业时有人来宣传支边,当时很多同学都在问老师(这件事)。我打算考不上研就去支边。老师说我是独生女,能在这边考上公务员的话还是不要去支边,太苦了。我说,人家在那里能生活,我也能。以后我会去的。”

哈尔滨某大三学生:“我家里不缺钱,自己家有产业,家产也有六个零了。所以我

考研不是为了找工作，一方面，我考研是想多为社会做贡献。平时遇见乞丐我都会给他们钱的，不去想他们是不是骗子。我觉得我能够帮一个人，至少可以减少一些犯罪率。我希望自己更有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另外，考研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锻炼。我的父亲上过大学，他给我提过很多很好的建议。父母对我的影响很重要。我的想法在同学当中是不可理解的。”

青岛某高中教师：“上大学时参加过一些志愿支教活动，感触比较深，有机会的话，我还会坚持去做，一直做。”

兰州某图书公司职员：“社区的植树活动参加过，自己也曾经和密友自己买树到山上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这种志愿工作都做过。我还自己组织过救助慰问残疾儿童。和我的发小，去聋哑学校自己联系的残疾儿童。每年都去。很失望：学校的老师不相信我们，说我们有病。后来不死心，自己找，站到聋哑学校门口等，终于联系到一个，他是先天性痴呆，父母都下岗了，家庭条件也不好。现在一直联系着，拉着发小，每年都去看望他，捐助点钱，一年就去一两次。”

第四章 分析讨论

4.1 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特点

“80后”个体在完成自我认同（如，“我是‘80后’”）的同时，也必然相应地获得社会类别（如，“我是‘80后’当中的一员”）的认同。这两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过程，在社会认同本身的社会属性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造成“80后”社会认同有其自身的特点^①。

第一，社会比较多元性。当身份认同发生时，即在一定情境下完成自我类别化的同时，“80后”总是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这个社会比较的标准是多元的。一方面，“80后”倾向于与“90后”、“70后”，甚至“60后”进行代际比较；另一方面，“80后”常常在不同阶层之间进行比较。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体对于社会成员的影响不可小觑。网上对于贫富差距的探讨，对于某些富二代行为的曝光，对于小资生活的宣扬，以及对于创业成功的报道等各个阶层发生的鲜活故事，不断强化和引导着作为网络使用主力军的“80后”群体的社会认同。此外，“80后”还常常将眼光放到国外，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之间进行社会比较，强化社会分类。多元的社会比较有助于发展“80后”社会认同的客观性、真实性。

第二，矛盾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社会认同常常会导致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以提升主体的自尊水平。而我国“80后”在这方面则呈现出了矛盾性特征。例如，“80后”认为自身所受的教育比“70后”多，思想比“70后”开通，创业比“70后”有闯劲；同时“80后”又认为自身没赶上好时机，就业压力大，不如“70后”，“钱都被‘70后’赚了”。与“90后”对比时，“80后”认为自身比“90后”有责任心、有道德感、成熟稳重；同时“80后”又认为“‘90后’比较享福”，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好。“80后”矛盾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体现出“80后”社会认同形成的复杂性。

第三，身份认同的建构性。一般意义上，“80后”个体对“80后”群体客观存在属性即“80后”客观身份与其主观认同是一致的，但是社会认同的形成受到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所以“80后”个体客观身份与主观认同可能存在一定的不一致。即“80

^① 杨宜音，张曙光编著.社会心理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

后”认同自己属于“80后”群体（我是它）；“80后”社会认同应该具有能动性、社会性、时代性这三方面的特点（伍庆，2009）（它是它）；而“80后”自身对于“80后”身份的认同却与之存在偏差（我却认为我/它应该是什么样的）。调查中发现，“80后”对个人与社会现状存在不满的同时，一方面认为自己需要不断奋斗，梦想有一天能够通过创业达到成功，改善自身的生存现状，实现自己符合的人生意义或价值目标；另一方面，“80后”又对社会的改革发展充满期待。这表明“80后”身份认同是在自身与社会的共同成长中不断进行建构的。

第四，道德认同的应急性。兰州地区道德认同的特殊性体现了我国“80后”道德认同在特殊情境下具有应急性，即平时隐性的道德认同（如，平时“80后”的社会责任感不明确）在紧急时刻或特殊情境下（如，“5.12地震”或北京奥运会期间）变得显性而外化，能够做出社会所期待的到的反应。但是，社会公共道德相关体制发展的不完备，尤其是道德奖励方面的缺失，以及社会公益事业当中仍然存在不公平公正、不透明的现象，导致社会成员产生失望情绪，甚至对行为的最初意义产生怀疑。这些都会严重打击社会成员的道德认同度以及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影响我国“80后”道德认同发展的持久性和社会参与的良性运行。

4.2 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成长经历的客观环境和主体当下面临的现实情境来看，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主体成长环境以及需求满足状况和媒体宣传的影响。

4.2.1 成长环境

根据社会认同的二维分析模型可以看出，社会认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所以说，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形成受其先天成长环境的影响。

(1) 时代背景

福柯（Foucault）认为：“重要的不是产生于这个时代的话语，而是这一话语产生的时代。”可见，不同的成长背景造就具有不同价值观念、文化标志和行为模式的一代人。1978年至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三年，也是中国迅速发展的三十三年。在这三十多年里，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80后”正是伴随着这个社会的巨变出生和成长起来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对于“80后”的社会认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中国在这短短的三十多年里迅速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是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摆脱长

达数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桎梏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官僚主义、假公济私等等腐朽落后的封建残余影响着“80后”的童年记忆乃至成人世界，他们的社会认同在理想与现实的不断交锋中逐渐形成，并会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认同形成影响。

其次，9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战略，人民从此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生活观、消费观、金钱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开始以一种正当的心态公开地追求金钱、利益，甚至出现“拜金主义”思潮。物质生活水平的飞跃式提高必然带来精神世界的改变。

第三，我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打破了大锅饭，形成了社会竞争机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变迁、社会分层和贫富差距。整个社会从儿童到老人，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生活压力不断加大。

第四，中国政府在行政管理体制和法制建设等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小政府大社会”、“依法治国”、“以人为本”成为我国基本的政策主张，并为人们广泛接受；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进一步得到加强。

第五，改革开放让每一个人更直接地感受到了全球化浪潮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一起涌来，摆脱约束的意识形态导致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80后时代”谱写出一曲文化的“无主题变奏曲”。去权威化，平民化，崇尚自由，尊重人权等成为当今社会的人们所追寻的目标。

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是我国“80后”社会认同形成的客观时代背景，它改变了这一代人的生活模式和话语结构，为我国“80后”社会认同画卷着上了色彩绚烂的底色。

(2) 地区社会环境

幅员辽阔的中国领土之上，生活着各个地区社会环境下的社会成员。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城乡环境下成长的个体很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认同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影响着个体对某些问题的认知、视角和态度；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或不同开放程度的区域环境下的社会成员社会认同的开放或保守程度也不同。②地方文化风俗习惯影响个体社会认同的形成。如宁夏的回族与河南的回族属于同样的民族，但是民族聚集区的回族和与汉族杂居的回族在风俗习惯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民族认同感也各具特色。③个体成长地的基本情况地对其社会

认同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打破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这一变化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城乡差异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制度保障、地方文化特色以及信息传播等方面,这种差异性同时深深影响了身在其中的成员的社会认同。例如,比较闭塞的农村的消息传播可能不太灵敏,其中的社会成员就更倾向于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认同。④社会流动当中难免会产生各种不适应因素,由此可能会导致社会冲突的发生,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认同很容易被重新建构。

(3) 家庭社会关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基本场域和传统系统。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家庭模式、家庭成员关系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其社会认同的形成的最初且最直接的因素。

①家庭模式。社会学家从传统家庭模式和非传统家庭模式两个角度对人类家庭模式进行研究。其中,传统家庭模式包括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及未成年子女),主干家庭(包括夫妻、直系长辈及未成年子女)和扩大家庭(前两种类型的基础上加上其他旁系亲属)三种类型;非传统家庭模式包括单亲家庭(单身父\母及未成年子女),单身家庭(达到婚龄而一个人生活),重组家庭(再婚后组成的家庭),丁克家庭(夫妻二人选择不生育子女)和空巢家庭(子女成年后只有老两口生活的家庭)四种类型。我国“80后”的成长环境在城市当中以核心家庭为主要形式;即便是农村的“80后”,其家庭规模也远远达不到传统的中国大家庭的规模。处于这种相对较小的家庭模式当中成长起来的“80后”所受到的关注和关爱更多,更关注自我和具有个体主义倾向。

②家庭成员关系。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家庭当中父母子女的互动关系影响着青少年的社会认同的形成。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鲍姆宁的家庭教养模式研究理论,家庭中父母子女的关系分为放纵型、民主型、权威型和专断型四种类型。放纵型的家庭对于子女管教过松,听之任之进行发展;培养出来的子女也具有放任悲观的色彩,生活缺少乐趣。民主型的家庭互动当中,父母尊重青少年的独立性,在发现其异常行为后,会进行积极沟通,并提出建设性对策,与此同时,子女容易培养较强的独立性和个性意识,善于与人交往。权威型的家庭成员关系当中,子女容易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自立自信,有探索精神并心满意足。专断型的家庭成员关系下的子女常常产生不满情绪,并且具有畏缩、不信任人等个性缺陷。由上述分析可知,不同的家庭成员关系影响在其中成长的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的特点。

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即家庭所属的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给予子女的关注角度和社会资源不尽相同，子女的社会认同也会存在差异。沙依仁（1999）经过研究提出：“中上阶层的家庭比较关注孩子的表现，父母对子女的不良行为比较焦虑，但是也可能因为失望而对孩子不加爱护。贫寒家庭中的父母则由于忙于谋生而对子女教育不足和不当，使子女缺乏应有的父爱和母爱，青少年的许多其他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家庭经济地位的差别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认同取向。

(4) 校园文化环境

学校承担者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任务，在学校教育当中，学习任务、人际互动关系对“80后”的成长与社会认同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这些过程都是在特定的校园文化当中发生的。

①学习任务主要是指学习内容和教育目标。学习内容包括课堂学习内容和课外学习内容。譬如，学习内容是关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还是科学精神的养成？教育目标主要是指学校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例如，学校教育学生要达到的目标是完成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的开发拓展？一直以来，国内的学校都是以升学率为主要教育目标，价值观、技能、职业道德等目标培养大多都得不到学校的重视，成绩依然是评判学生优劣的核心标准，这样的教育目标无疑会产生有偏差的社会认同。

②人际互动主要是指校园内师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生的同辈群体之间关系的互动。首先，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不仅有助于学生的课堂学习更有效，而且教师的言传身教和社会认同模式都会深深地影响到学生。其次，有调查显示，在青少年阶段，青少年与双亲以及教师的关系较疏远，而与朋辈群体的关系更为亲密，青少年与朋辈群体的互动交往会对青少年自身发展和社会认同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拥有良好的师生关系及同伴关系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容易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发展健康的社会认同。

4.2.2 需求满足

需求的满足是个体社会认同形成和变化的内在驱动力。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在基本生存需求已经可以得到满足的当今社会，个体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以及更高品质的物质生活，这种需求主要来源于个体自身社会化的阶段性任务和个体与外界的对比。

(1) 自身社会化的阶段性任务

根据埃里克森的“人生发展的八个阶段”理论可知,“80后”个体在从幼年到成年成长过程中,不同的阶段所面临的发展任务各不相同。随着年龄的增长,“80后”需要完成社会所期待的角色任务,如果任务不能顺利达成,个体的生活将产生一系列的不适合失调,进而对其社会认同造成影响。

(2) 社会比较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80后”社会认同还在个体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变化和发展,这种影响关系集中体现在社会比较的过程当中。一方面,“80后”在周边小范围的亚群体内,与朋辈群体以及比较亲密的社会关系之间进行社会比较,通过各个方面的比较,个体可能获得自尊,也可能产生消极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80后”还会在工作生活中拿自身与所接触的社会现象作对比。在网络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全方位的社会比较可以使“80后”形成一定的主观阶层认同,主观阶层认同又进一步促进了“80后”社会需求的产生。总之,社会比较的过程影响了“80后”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形成,同时也影响着其生活模式的养成,不同的社会比较下可能产生不同的社会认同。

4.2.3 媒体宣传

当今世界,媒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小到日常生活,大到世界政治局势,随处可见媒体的身影,舆论导向的强大力量已经收到社会各方的重视。曼纽尔·卡斯特在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之《认同的力量》一书当中,十分强调媒体网络对于国家和公民的影响。“80后”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宏观社会环境对于我国“80后”的影响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渠道扩大化,而进行宣传报道的主体力量就是媒体。通过媒体,社会向“80后”输入的信息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媒体所关注的焦点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正面或负面宣传报道就会对“80后”社会认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导向性影响。^①此外,媒体的宣传报道常常具有夸大性和一定的价值取向性,在听取和辨别报道内容的同时,主体的社会认同将得到进一步的建构。

^① 中国社会教育协会组编.社会工作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10-111.

4.3 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建构

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看来,一定的社会认同会对现实国家制度的运行、政策的制定以及文化发展等各种社会现象产生相应的作用力;同时,社会认同又不能完全独立地发挥社会整合的作用,它的实现往往需要配合以特定的、合法的制度、文化和社会组织方式,由此,李友梅提出了建构有效的社会认同需要的三大基础性领域:社会福利系统、社会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方式。社会福利系统主要是指“经济发展对相关公共领域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各个社会阶层能够“有层次地提升生活的质量”;社会意义系统由一些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如知识、道德、法律、归因机制和社会价值取向等)构成,一般是通过教育内化、人际互动和传媒宣传等途径来发挥作用;社会组织方式的不同则决定了社会成员所获等的行动逻辑、组织文化及特定注意力分配结构等方面的不同。这三者相互之间的支持强化、协调配合是在中观领域建构积极正向的社会认同的基础。

4.3.1 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着力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

吉登斯(1998:33)认为个体行动者对于世界的连续性以及对社会活动构造所怀有的“信任感”来自于“行动者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过程里进行活动的社会情境之间,存在着某些可以明确指出的关联”,这种关联就是社会福利系统。社会福利通过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对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一方面,有效而稳定的社会福利系统有利于公民“本体性安全”的获得,从而获取民众的信任,推动国家认同的建立;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完善的社会福利系统有利于增强公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总之,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及其功能的实现,对于建构积极正向的社会认同,尤其是国家认同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我国“80后”衣食住行方面的福利保障,具体表现在就业保障,食品安全,医疗、养老保险和住房保障等方面。具体来讲,就业保障又包括对于“80后”的职业规划教育,职业培训以及失业保险等内容。

二是我国“80后”社会支持网络的获得与保障。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人休息的港湾,婚姻家庭的幸福与和谐直接影响着“80后”社会认同感。福利渗透可以从制度层面对公民婚姻家庭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另外,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大力发展我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保障弱势群体基本权益,维护社会

公平的同时,能够满足有需要的人群的求助要求,有助于大大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和社会认同度。

4.3.2 在意义系统中进一步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性作用

社会意义系统可以理解为是对于社会文化领域对于价值、信仰、崇拜的总称。社会意义系统规定着各种社会行为、现象的合法性,解释了它们的意义。实际上,社会意义系统的核心就是价值观认同。正是由于社会意义系统与社会认同之间所具有的这种同质性,社会意义系统对于社会认同的产生就具有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根据涂尔干(2000:142)的社会团结与社会冲突理论,社会的各部分之间并不完全是相互协调与隶属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甚至会破坏社会团结与协调,从而影响正向的社会认同的形成和发展^①。此时,就需要构建一种在一定情境下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认同,在此集中表现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历来十分重视民族精神与时代特征的契合。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后,胡锦涛总书记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自觉的追求”。^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一种国家形式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科学表达,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③。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作用有助于我国公民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培养,增强国家凝聚力和竞争力;有利于我国公民道德的培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培养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应该着力做到意识形态要求与社会实践不脱节,并避免社会价值失范现象的出现。

帕森斯(1998)认为,在后起的工业社会当中,“必要的价值体系无需在社会内‘自发地产生’,它也可以通过类似于成文文化被儿童内化(即人类学家所说的‘传播’)

^①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4.

^③ 胡锦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过程来制度化。”^①陆晔(2010)在研究中提出:“媒介使用行为与公众对社会凝聚力的主观感知和国家认同的不同维度会在一定层面上发生互动,尤其在建构本地认同上具有重要的作用^②”。因此,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以外,对于大部分已经走出校门的“80后”来说,广泛应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力量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意义和内涵,倡导积极正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鼓励低碳环保的生活模式,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内化到公民的意义认同中的一种有效途径。

4.3.3 在社会组织中大力发展我国公民意识

社会组织的含义比较宽泛,社会组织涉及宏观的基本社会制度,微观的单位制等体制,同时还包括社会组织方式的构成。按照李友梅的观点,社会组织方式是指“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对后者起着规范、引导作用的那些基本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包括法律和各种规范,以及民间组织等。

公民意识与现代社会核心理念和价值密切相关,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得以形成、维护和发展的有力保障。公民意识常常表现为公民对于自身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自觉意识,或者是“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合理配置国家权力资源的各种理论思想”。可以说,公民意识就是一种围绕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展开的社会认同,它强调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意识、公共道德意识以及民主意识。公民意识培养可以通过公民意识教育、公民人格养成以及社会参与来实现,而非正式组织则是公民意识教育和人格培养的现实基地,是公民进行社会参与的有效途径。

非政府组织具有自发性、共同情感的内聚性、不稳定性,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通过参与非正式组织及民间组织,可以陶冶情操,增强幸福感,培养生活中的兴趣,发展积极情绪,探寻人生的意义,促进积极的社会行动,达成正向的社会认同。在各种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尤其是公益性的社会活动的参与过程中,通过活动目标的达成和成员间的互动,公民意识自然得到内化,并可能在以后的活动中进一步得到强化。

^① [美]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12.

^② 陆晔.媒介使用、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理论关系的经验检视[J].新闻大学.2010(2).

结 语

梁启超先生有句名言：“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成功建构我国“80后”社会认同能够极大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即将接过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力棒成为社会建设主体力量的“80后”能否担当得起民族复兴的世纪伟业，“80后”的社会认同的现实话语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我国“80后”群体身份认同的一致性较高，这主要源于他们共同的成长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相似的社会化阶段性任务；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社会认同度较低的方面，如“80后”身份特点的批判性认同，他们对于生活压力不同的认知与反应，以及“80后”意义认同和道德认同的不足，这些不同的认同态度主要源于个体成长相异的地区社会环境、家庭关系环境、校园文化环境，以及不同的社会关系中社会比较产生的不同需求。由于社会认同的成功建构有赖于它的三个基础支撑体系的功能相互匹配（李友梅，2007:27），所以从中观层面来看我国“80后”社会认同的建构，首先应当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着力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同时，还应当在意义系统中进一步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导向性作用；此外，在社会组织中大力发展我国公民意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

本文写作中面临的难点主要在于两方面。首先，社会认同理论从产生发展到广泛应用于各种的社会问题分析，这一理论根据群体研究取向和个人研究取向的不同而存在不少的纷争；同时，国内“80后”社会认同实际情况还存在着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在大规模调查研究开始之前，如何从社会认同理论中寻找一个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社会认同所包含的维度是研究进行的前提。第二，实际调查访谈的过程存在一定的随机性，观点具有个体性、生活性和分散性。研究时需要把访谈当中针对每一个个性鲜明的访谈对象从现实操作性的角度做出的生活化而分散的观点整理成为具有内在逻辑性和社会学理论性的我国“80后”社会认同现状体系。

在行文中，由于精力和篇幅所限，对我国“80后”访谈对象的选取不能够达到理想中的全面和充分，结构式调查问卷的研究结果也未能一一呈现。同时由于自身理论素养的欠缺，只能在力所能及的程度上进行探究，重点放在社会认同维度分析和“80后”社

会认同的现状探析上，未能对社会认同的建构做更深入的探讨，这是本文的遗憾，也是笔者将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连续出版物:

- [1] 王莹. 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
- [2] 李友梅. 建构有效的社会认同[J]. 共产党员, 2007(04).
- [3] 赵志裕, 温静, 谭俭邦. 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J]. 社会学研究, 2005, 5: 202-223.
- [4] 张莹瑞, 佐斌. 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6, 14(3): 475-480.
- [5] 崔新建. 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4).
- [6] 陆晔. 媒介使用、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理论关系的经验检视[J]. 新闻大学, 2010(2).
- [7] 陈先哲. 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学生社会认同调查——以广东省为样本[J]. 职业技术教育, 2010(1).
- [8] 羊许益. 价值认同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路径探析[J]. 教育探索, 2010(4).
- [9] 王学风, 徐春燕.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的必要性及途径探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9(9).
- [10] 林春生.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知认同影响因素探究[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0(3).
- [11] 李辉. 网络虚拟交往中的自我认同危机[J]. 社会科学, 2004(06).
- [12] 莫凡. 解决认同难题的阿基米德杠杆——借鉴公民社会理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3).
- [13] 侯静. 主观阶层认同研究综述[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0(01).
- [14] 吕卫华. 农村贫困大学生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建构[J]. 青年研究, 2007(01).
- [15] 张惠贞. 大学生自我认同社会化的路径探析[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4).
- [16] 陈谊, 张庆林, 史慧颖. 民族认同与少数民族青少年问题行为[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 2007(52).
- [17] 崔新建. 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4).
- [18] 韩静. 社会认同理论研究综述[J]. 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01).
- [19] 李友梅. 重塑转型期的社会认同[J]. 社会学研究, 2007(02).
- [20] 余双好. “80后”眼中的“80后”——对“80后”青少年的一种质性研究[J]. 当代青年研究, 2009(04).

- [21] 文萍,李红,马宽斌.不同时期我国青少年价值观变化特点的历时性研究[J].青年研究,2005(12).
- [22] 高中建,孟利艳.“80后”现象的归因及对策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07(10).
- [23] 申永贞,王新举.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文化认同观[J].求实,2006(S3).
- [24] 孟利艳,高中建.论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念的培育[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02).
- [25] 连福鑫,贺荟中.大学生价值观的变迁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08(06).
- [26] 王艳芳.在通向自我认同的途中[D].南京大学,2003.

专著:

- [1] Marcia, J. (1980). Identity in adolescence. In J. Adelson (Ed),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pp. 159-187). New York:Wiley.
- [2] Erikson, E. H (1986).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erton.
- [3] Tajfel, H. (1974).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behaviour.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3(2), 65-93.
- [4] Tajfel H.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apter 1~3. London : Academic Press, 1978.
- [5] Tajfel, H. (1982).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1), 1-39.
- [6] Tajfel, H. & Turner J. 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S. Worchel, W.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Hall, 7-24.
- [7] Brown R.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ast achievements,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 European Journal Social Psychology, 2000, 30: 745~778.
- [8] Jost, J. (2001). Outgroup favoritism and the theor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n experimental paradigm for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uccess on stereotype content. Future directions in social cognition 26, 89-102.
- [9] Brewer, M. B. (2007).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we: Human nature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8) 728-738.
- [10] Spradley J. P.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Holt, Rinehart & Winston [M]. 1980: 47-50.
- [11] [英] 额内斯特·盖尔纳. 民族与民族主义 [M] 韩红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183.
- [12] [美] 亨廷顿.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 [13]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 [14] [美] T·帕森斯. 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 [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12.
- [15]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34.

- [16]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M]. 社会学研究, 2001 (3): 49-50.
- [17] 韩雪. 中州武术文化研究[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6: 281.
- [18]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编. 文化统战概论[M]. 华文出版社, 2009. 11.
- [19] 陈新仁主编. 全球化语境下的外语教育与民族认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20] 林崇德, 杨治良, 黄希庭. 心理学大辞典[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21] 郭永玉. 人格心理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370.
- [22] 伍庆. 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23] 李友梅, 肖瑛, 黄晓春. 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5-27.
- [24] 杨宜音, 张曙光编著. 社会心理学[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8.
- [24] 马曼丽艾买提. 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M]. 民族出版社, 2009, 62.
- [24] 郑晓云. 文化认同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40-63.

学位论文:

- [1] 吴福强. 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个体组织化过程分析——一项扎根理论的应用[D]. 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0.
- [2] 孙婷婷. 城乡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的比较研究——以重庆市中小学为例[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0.
- [3] 张丁伟. 作为社会认同建构策略的本土化[D]. 长春: 吉林大学, 2007.
- [4] 吴利存. 大学生交往群体的社会认同研究——以某大学为例[D]. 长沙: 长沙理工大学, 2009.
- [5] 刘胜.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基于南京市的实证调查[D]. 南京: 南京理工大学, 2010.
- [6] 樊娟. 新生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及其应对[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9.
- [7] 郭晔. 移民城市市民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以深圳市的东北人为例[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1.

附 录

访谈提纲

- 1、您认为“80后”有什么样的特点（此题可以稍做提示，比如“勤奋乐观”等）？可以结合与别的群体的对比上来谈，如：与“70后”和“90后”相比，有没有什么区别？
- 2、对于我国社会建设，作为一名公民，您认为自己可以直接参与的有哪些方面？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参与？
- 3、您认为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被访者如果没有正常应答，访问员提示：科教文卫体）？“80后”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什么？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 4、你对我国现行各种政策认同吗？（和自己利益相关的政策制度）原因是什么？（认同、不认同、部分认同部分不认同等情况均要说明）
- 5、您是否了解中国的福利制度（如：社会救济、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评价如何？能否满足人们的需要？
- 6、您认为政府、组织（基层组织或非正式组织）和个人在我国福利方面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 7、您参与过哪些社会政策的制定？如何看待这些制度对个人或者社会的作用？
- 8、你是否参加过志愿服务或非政府、非盈利机构组织的活动？如果参加过，有何收获，是否愿意继续参加？如果没参加过，是什么原因？
- 9、您在自己生活的环境中感觉到安全和幸福吗？如果不安全或不幸福，原因是什么？个人的原因还是社会的原因？
- 10、（有工作者）您对自己的工作是否满意，有什么感想？今后有什么打算？

致 谢

岁月如歌，光阴似箭，随着论文的定稿，三年的研究生生活转瞬即逝。回首过往，我满怀一颗感恩的心面对身边所有的老师、同学、朋友和家人。不知道“感谢”二字是否能够表达心底那份最深的情谊。

首先要深深感谢我的导师高中建教授。本文从选题、构思到撰写、修改至成文都倾注了高老师大量的心血。高老师有着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果断务实的作风以及对对待学生高度的责任心与无微不至的关怀，无不深深地影响着我、感动着我。三年前，我慕名师投老师门下；三年来，我在老师的课题中不断锻炼成长；三年后，老师教给我的精神财富足够我受益终生。在此，谨向高老师表达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激！

感谢导师组其他老师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德高望重的罗建平教授，七年来您一直给予学生严父慈母般的关怀；感谢班主任曾宪东老师，您为我们做了太多细致入微的工作；感谢睿智博学的刘怀光教授，感谢一路支持我成长的蒋占峰教授，感谢张长伟教授、路琳教授、吴成博士，以及公共事务学院其他老师的谆谆教导与不懈扶持！我的论文的完成离不开各位老师真诚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对他们深表谢意！

真诚感谢我的师姐孟利艳老师，她不仅在学术上给我指引，而且在生活上予以关怀，孟师姐是我的榜样。

感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 08 级同窗，因为有了他们，生命才有了更多的灵动与生机。大家一起渡过的时光将是我记忆中永不褪色的风景。

感谢我的家人，感谢王延超、孟子焱、赵明、范婧，在你们的陪伴下我艰难的论文里程才能显得那么温暖。感谢他们对我各方面的鼎力相助。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引用了多位专家学者的观点，在此，向这些文献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衷心感谢为评阅本论文而付出宝贵时间和辛勤劳动的专家和教授们！

买 惠

2011 年 5 月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 高中建, 买惠. 《我国“80 后”新生代社会认同研究现状综述》. 前沿, 2011 (20).
- [2] 参与项目: 《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心理弹性的影响与反思》(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课题, 结项, 第九参与人, 证书号: 2006-zd-017)
- [3] 参与项目: 《青少年维权经常性工作机制研究》(共青团中央课题, 结项并获优秀课题奖, 第四参与人, 课题编号: 2008GH195)
- [4] 参与项目: 《我省构建和谐社会与弱势群体犯罪问题研究》(河南省社科联课题, 结项并获一等奖, 第二参与人, 证书编号: SKL-2009-397)
- [5] 参与项目: 《新乡市农村教育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新乡市社科联课题, 结项并获一等奖, 第一参与人, 证书编号: SKL-2009-397)
- [6] 参与项目: 《“80 后”青年社会认同与社会建设参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未结项)